三國志旁證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黃權傳　少爲郡吏

殿本考證云毛本郡吏作郡史　楊戲季漢輔臣贊稱黃權爲越騎按後漢始置越騎校尉越騎司馬權傳未載其任此職葢無事可見故不敘也

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引爲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算

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按水經淯水注云淯水又南經預山東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

臣吏所樹者也據此則權之妻子亦終於魏足見昭烈待權之仁恕此裴松之所以云比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得失懸遠者也

注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王應麟曰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朱子綱目以蜀漢爲正統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它此黃權對魏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它權又將何辭以對乎　何焯曰公衡舍統系而以天文爲詞所謂文與而實不與也大凡取精多而用物宏者皆能上應天象太白入太微而漢兵誅莽何嘗非僭竊之應公衡亦姑爲遜詞耳又曰三國史並無

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

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

殿本考證云元本無地字　按姜維傳亦有使敵不得入平

之語

李恢傳　建甯俞元人也

一統志云俞元廢縣在澂江府河陽縣李恢墓在河陽縣西

五里

任郡督郵

殿本考證云元本任作仕

姑夫爨習爲建伶令

顧祖禹曰建伶廢縣在雲南府西北

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一統志云平夷廢縣在遵義府仁懷縣西南漢置按今雲南陸涼州界乃唐盤州之平夷非此縣也　趙一清曰此交州是遙領顧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雍闓跋扈於建甯

潘眉曰建甯本益州郡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後始改此名今敘雍闓事不宜先書建甯也馬忠傳建甯郡殺太守正昂失與此同

南至槃江

水經葉榆水注云葉榆水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槃江者也

封漢興侯

水經葉榆水注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按此縣不見晉宋史志縣名漢興疑是蜀立　趙一清曰在今雲南省臨安縣境

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

何焯曰觀此傳及馬忠張嶷二傳中皆有南夷復反事蓋雖諸葛公猶不能要其終不反也

呂凱傳　永昌不韋人

華陽國志云武帝度蘭滄水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以實之名曰不韋彰其先人惡行也　一統志云不韋廢縣在永昌府保山縣相傳在鳳溪山下

翊贊季興

潘眉曰次於中興曰季興魏武帝紀注引三輔決錄曰覩漢

祚將移謂可季興　吳鳴鈞曰時人以後漢爲中漢蜀漢爲季漢故楊戲作贊名季漢輔臣贊

馬忠傳 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

殿本考證云味宜作味音昧　水經溫水注云溫水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諸葛亮討平南中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甯郡於此　一統志曲靖府南甯縣漢味縣也

進封彭鄉亭侯

華陽國志無亭字是也此亭字衍

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

一統志云馬忠祠在今曲靖府南甯縣　時上有脫文

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

錢大昭曰閻宇後主時爲右大將軍督巴東爲領軍見襄陽

記

王平傳 若賊分向黃金

潘眉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黃金子午南齊書高帝紀云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初平同郡漢昌句扶注 句古侯反

潘眉曰侯當爲候廣韻句收去聲注前有王句後有張廖廖力救切句與廖叶應爲古候反句扶字孝興見華陽國志

張嶷傳 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顧祖禹曰南充國城在順慶府南充縣北三十五里漢南充國蓋沿此後縣徙而北梁改置南郡縣南充國遂廢 按郡國二字蓋衍

注至他里邑所在高峻

潘眉曰他里汶山縣名

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

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里

華陽國志云越嶲郡安上縣蜀置去郡八百里下云吏由安

上卽此安上縣也此作安定字譌

蘇祁邑君冬逢

錢大昕曰蘇祁漢志作蘇示

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

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

潘眉曰唐書張柬之傳云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蓋謂

此也　後漢書郡國志越嶲郡定莋注引華陽國志定莋縣

在郡西度瀘水賓岡徼白摩沙夷有鹽坑積薪以齊水灌而焚之成白鹽漢末夷等皆錮之又臺登出鐵注引華陽國志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山有砮火燒成鐵又有漆卑水注云本通馬湖孟康曰卑音班　後漢書固作錮

又令離姊逆逢妻

潘眉曰姊字衍文逢妻卽離姊不當更有姊字在逆字上也下云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懽悅可見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其偕督牟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殿本考證云宋本牟作任其偕督牟作其督相牟

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一統志云張嶷墓在褒城縣南栢香街世呼爲褒德將軍墓

蔣琬傳 琬固讓劉邕陰化龎延廖淳

潘眉曰廖淳卽廖化宗預傳廖化字元儉本名淳

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至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何焯曰蜀本僻在一隅必圖關中則義聲可以震動天下若能克敵則洛陽皆有匡勷之勢今入羌圖隴借使挫之未爲壞其心腹中原念舊者漸無所繫屬矣昔三郡常反應王師而丞相不速行赴利蓋不欲舉我之全力顧用於彼之偏師魏延入羌蓋聊欲掩其不備斷賊右臂仍不階此爲進取雖勝敵而不再往也維先琬繼所規則小矣雜耕跨渭遺蹟未遠若之何計止於畧民廣境與東吳之士共矜邊角之勢哉雖然君子猶有取焉異乎蹈丞相所料坐而待亡者也

遂安厝之

潘眉曰蔣琬墓在涪縣陽泉見華陽國志　按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三蔣琬墓在綿州西七里

費禕傳　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

一統志云鄳縣故城在汝甯府羅山縣西南九里卽春秋楚冥阸之地　按上言伯仁下單言仁似非史例　趙一清曰楊戲輔臣贊注云費賓伯名觀江夏鄳人劉璋母觀之族姑豈卽伯仁耶

由是衆人莫不易觀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無人字

以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八引荆州先賢傳云吳與蜀和遣使張温來脩好温辨議鮮有言抑之諸葛亮以禕有俊才宜遣報温使以禕爲奉信校尉權既竊尊號意猶豫不决禕爲陳興亡之由畫開國建家之策權甚悅權性滑稽時名士皆在會並各發異端之難禕應輒答坐席稱之由是愛敬焉

值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爲軍師或是帥字之誤

禕至敵遂退

晉書文帝紀云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爲征蜀將軍副夏侯元出駱谷次於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元曰費禕據險拒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趨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

注麼而向芳必無悉甯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

何焯曰悉下元板有一字甯字屬下句讀

魏降人郭脩在坐

明監本脩作循誤今　殿本已改正下同

姜維傳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

殿本考證云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

殿本考證云毛本維下有等字

注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

繇字誤當作瑤見後輔臣贊吳壹注

又但繫保官以延之

官當作宮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宮少府官屬有保宮令丞

主領工徒役作按彼時刑獄繁多郡邸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宮亦有獄也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

水經渭水注云諸葛亮表曰臣遣虎步監孟炎據武功水東

按蜀官有虎步監蓋羽林監之比有中左右三營

注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晉書五行志在作計　古今注云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名當歸　廣雅釋草蕀苑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王念孫疏證云上謂臺也

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

杭世駿曰舊唐書地理志云維州薛城縣漢已前徼外羌冉

虒之地蜀劉禪時蜀將姜維馬忠等討汶山叛羌卽此地也

今州城卽姜維故壘

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

營字誤當作營陳泰傳亦作石營　顧祖禹曰石營在鞏昌

府西和縣西北二百里董亭在府城西南洛門聚在伏羌縣

西十里後漢郡國志冀縣有雒門聚卽洛門矣

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

按河間字誤當作河關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故屬金

城

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於段谷

殿本考證云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也　太平寰宇記卷

百五十云段谷水出秦州清水縣東南山下

至沈嶺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云姜維嶺本名沈嶺在鳳翔府盩厔縣南五十里

維前往芒水

水經渭水注云芒水出南山芒谷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分爲二水按盩厔縣志黑水谷在縣東南卽芒谷也水黑色故亦名黑水谷明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今 殿本已據鄧艾傳改正

且重關鎭守以捍之

且一本作日誤今 殿本已改正

維率衆出漢侯和

水經河水注云洮水東逕共和山南又東逕迷和山北迷和
即侯和也又謂之泥和城

皆還保劍閣以拒會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三云綿州巴西縣大劍鎮在劍閣口一
人荷戟萬夫莫向魏時蜀將姜維拒鍾會於此

吳札鄭喬能喻斯好

喬一本作有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還復蜀祚又邂逅不會

還一本作遠誤今　殿本已改正　元本不會作不集

注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胡三省曰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顧炎武曰升斗
二字上升下斗漢隸如此此誤升爲斗耳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

王鳴盛曰姜維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史評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翫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　何焯曰蜀事以葛始以姜終十卷實相爲首尾其末卷則特爲楊戲之贊而設也蜀都賦曰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鄧芝傳　芝義陽新野人

錢大昕曰義陽不在蜀境內漢末亦未有義陽郡史蓋據魏晉之郡縣書之

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

殿本考證云先主傳宋瑋作宗瑋

如弁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

沈欽韓曰史記吳王濞傳膠西王相諫王曰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芝語本此

爲督江州

水經江水注云巴之三關陽關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爲江州都督治此

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後主傳延熙十一年涪陵屬國民夷反此脫屬字　華陽國志云延熙十三年涪陵大姓徐巨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乃移其豪徐蔺謝危五千家於蜀爲獵射官分羸弱配督將韓蔣名爲助郡軍

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

錢大昕曰芝止爲車騎將軍未嘗爲大將軍大字衍

晉朝廣漢太守

按此六字殊贅此敘蜀事何必說及晉官乎

張翼傳 高祖父司空浩

殿本考證云浩後漢書作皓

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

按華陽國志述張翼云時維屢出隴西翼常廷爭以爲國小不宜黷武必爲蛇畫足不聽是爲蛇畫足亦是翼語此以爲維語似失之

宗預　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傳
何焯曰永安益守則圖關中者力又減矣此劉葛所以優與
吳盟然斯時公炎未有遠名於事勢宜然
權大笑嘉其抗直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抗直作盡直通鑑作盡直
注　夫帝王之保惟道與義
殿本考證云宋本保作寶
就拜征西大將軍
華陽國志作征北大將軍
楊戲　楊戲字文然
傳
華陽國志戲作羲　按羲戲古字通此戲當讀平聲
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惟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

終不如此長兒也

按周傳身長八尺故稱長兒

注 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

文選李密陳情表注密一作虔蕭常續後漢書亦云一名虔

按華陽國志作宓又作虙虔字當是虙字之誤

又 躬見撫養 又 煢煢孑立

文選見作親子作獨

又 而劉早嬰疾病 又 詔書特下 又 苟順私情

文選早作夙 晉書孝友傳詔書作明詔順作徇 文選苟

上有欲字

又 猶蒙矜愍

晉書愍作卹文選作育

又特爲尤甚

晉書作尫羸之極

又且臣少仕僞朝

楊慎丹鉛總錄云嘗見佛書引此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

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

又寵命優渥又是以區區不敢廢遠

晉書優渥作殊私是以區區八字作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

遠　文選不敢作不能

又臣今年四十有四

文選臣下有密字

又報養劉之日短也

晉書報上有而字文選無養字　何良俊語林云李令伯嘗

聘吳吳主與羣臣泛論道義因言甯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曰爲兄供養之日長也觀此知令伯天性純孝言談閒亦自然流露也

又　願乞終養

翁覃溪師曰後世乞終養之名殆始於此晉書取密之此節列於孝友傳可也郝經續後漢書乃置之高士傳豈不知其始事漢終晉而第以其乞養不出爲高耶

又　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士實所共鑒

又　聽臣微言　又　臣生當隕首

晉書非徒作非但所見作之所共鑒作鑒見、文選非徒作非獨微言作微志　晉書隕首作隕身　文選五臣注云二州謂益州梁州牧伯謂榮遠也

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爲河内溫縣令
晉書孝友傳云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黄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又云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内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免官卒於家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

按第一章題曰贊昭烈皇帝其敘文始述中漢以爲季漢之根中言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終之以攝歸一統萬國合從戲本蜀臣固應如此而承祚身以晉室奉命修史方謂三禪相繼舜禹同符乃於蜀志之末假託綱羅散逸明著皇統所歸區區乃心千載下猶如揭矣　錢大昕曰追諡猶言追美也蔣公炎費文偉鄧伯苗宗德豔馬德信王子均張伯岐之屬皆卒於延熙四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潘眉曰輔臣贊原注陳壽作其王元泰習文祥注引襄陽記李永南李偉南注引華陽國志李孫德李偉南注引益部耆舊記張文

進注引蜀記皆裴松之注

注 鄧方爲庲降都督住南昌縣

錢大昕曰南昌縣不見於兩漢志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此縣蓋先主所置矣宋書州郡志南秦縣本名南昌晉太康元年更名據常璩書朱提屬縣五有南昌又有南秦璩蜀人所言者不誤

揚威才幹

錢大昕曰注費觀爲振威將軍二文當有一誤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按杜微字國輔周羣字仲直皆見本傳與此互異

注 從亭侯

何焯曰壹前未有封而云從亭侯於事爲疑 趙一清曰何

說非也後漢書郡國志蜀郡屬國有徙縣　顧祖禹曰徙陽廢縣在雅州南徙音斯漢元鼎中始置縣屬蜀郡即斯榆地吳壹蓋初封於徙　按即據此說徙上亦必有脫文

注輔元弼爲巴郡太守

錢大昕曰巴郡當作巴東華陽國志章武元年南郡輔匡爲巴東太守

注歷雒縣郫令南廣漢太守

潘眉曰南廣漢誤廣漢本漢郡後主延熙中分四縣置東廣漢郡本華陽國志則南廣漢當是東廣漢又漢犍爲郡有南廣縣後主延熙中即南廣縣置南廣郡本水經注則南廣漢當作南廣衍漢字或漢字乃郡字之誤

注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

梁玉繩曰後一本作復恐並誤當作伷

注吾在軍未曾爲敵走

華陽國志曾作習

贊麋芳士仁郝普潘璿

何焯曰四子叛臣故獨書名又曰傷天下三分不歸一統始於荆州失關侯敗故以三叛人終之並及郝普者呂蒙襲奪南三郡荆吳之釁所由成也畧孟達而專言此意有所寓矣先之以焉張程者恨其不能報吳先主由此崩殂也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於篇

潘眉曰三人皆裴松之引附非陳壽本書毛本及裴注皆小字而此獨用大字蓋誤以爲陳志也今　殿本皆仍之

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

沈欽韓曰大尚書疑首曹若今吏部隸釋祝睦劉寬二碑皆有大尚書也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五終

三國志旁證卷二十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孫堅傳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潘眉曰陳志不詳破虜父祖名字裴注亦畧之考宋書符瑞志載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卽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鍾死卽葬其地地在縣城東　鄭蘇年師曰蓋孫武之後乃疑詞此與魏武帝紀前云曹參之後後云莫能審其生出始末者同一用意

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

衆以萬數
後漢書靈帝記許昌作許生韶作昭續漢書天文志及臧洪
傳皆作許生許昭此作昌作韶字誤孫權傳注嚴白虎投許
昭於虜中亦不作韶可證或因晉諱昭改爲韶耳　潘眉曰
句章之句應從史炤通鑑釋文音鉤按闞駰十三州志云句
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并吳因大城句章伯功以示子孫故
曰句章　一統志云句章故城一爲漢縣在甯波府慈溪縣
界一爲晉縣在今鄞縣南
堅以郡司馬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胡三省曰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
司馬以主兵也
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

後漢書靈帝紀三月作二月　李龍官曰萬宜作方想當時傳寫誤方作万因正万爲萬魏志賈胡傳注屠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按後漢書亦作三十六萬章懷注引續漢志曰三十六萬餘人則萬字似不必改

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

錢大昕曰范書皇甫嵩傳嵩以北地太守爲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儁共討黃巾黃巾已平乃拜左車騎將軍此時尚未爲車騎也疑傳有誤　毛本佐軍作左軍誤今　殿本已改正

注 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

按朱儁察孝廉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

言舉進士者此爲始見矣

又進臣所急

錢大昕曰當從後漢書作言非所急

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

後漢書靈帝紀在二年

温表請堅與參軍事

胡三省曰參軍事之官始見此　杜佑曰漢靈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將軍張温軍事時孫堅亦爲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

卓對應不順又明公親率天兵

殿本考證云宋本對應作應對天兵作王兵

乃以堅爲長沙太守

太平御覽卷六十九引吳錄地理志云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爲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爲長沙太守後果然因名孫洲

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

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鵠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

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按吳以烏程侯始以烏程侯終

注咨字子議

殿本考證云毛本子議作子儀

注要當斬一青綬

潘眉曰丁孚漢儀云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績漢志云九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

合戰於陽人

續後漢書音義云陽人聚名在河南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

史記秦遷東周君於陽人卽其地也

梟其都督華雄

潘眉曰督當爲尉華當爲葉廣韻二十九葉引吳志孫堅傳

有都尉葉雄知宋本如此今本誤也

注 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殿本考證云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注 旦有五色氣

文選作每旦有五色氣

又 應氏漢宮 又 漢宮傳國璽文

潘眉曰二官字皆當爲官

初平三年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 注 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潘眉曰裴注以破虜在初平二年卒是也此三年四年皆誤

又劉表將呂公

殿本考證云後漢書劉表傳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謚堅曰武烈皇帝 注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

宋書禮志三云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

孫策傳 堅薨還葬曲阿

何焯曰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栢斯拔叅之張士然爲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於吳也　潘眉曰董覽吳地志云曲阿秦時名雲陽太史曰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之間故鑿此岡令曲而阿因名曲阿

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

明監本依舅作依舊誤今　殿本已改正

表拜懷義校尉

錢大昕曰漢時城門校尉司隸校尉任寄最重合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諸校尉故云七校若命將出征則大將軍營五部部皆有校尉不常置也邊塞則有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西域有戊己校尉靈帝置西園八校尉有上軍中軍下軍

典軍助軍左助軍右左校右校之名自後校尉漸多曹操爲驍騎校尉周珌爲督軍校尉蓋勳爲討虜校尉公孫瓚亦爲討虜校尉應劭爲袁紹軍謀校尉皆見於後漢書其見於魏志者夏侯惇折衝校尉曹仁厲鋒校尉曹洪鷹揚校尉賈詡討虜校尉樂進討寇校尉于禁平虜校尉見於吳志者孫策爲懷義校尉又爲折衝校尉孫權爲奉義校尉劉基輔義校尉孫靜魯肅皆奮武校尉孫瑜恭義校尉孫輔揚武校尉孫韶丞烈校尉張紘正議校尉陸遜定威校尉陸抗陸凱皆建武校尉賀齊平東校尉全琮奮威校尉周魴昭義校尉是儀忠義校尉見於蜀志者法正軍議校尉費禕昭信校尉來敏典學校尉周羣儒林校尉大率皆武職也蜀先主置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亦名鹽府校尉則名雖爲校尉實非典軍之

職王逮呂乂岑述皆嘗爲之

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按此如魏武歎生子當如孫仲謀同一口吻亦足見孫郎之動人矣

已而更用丹陽陳紀

錢大昕曰此別是一人非潁川陳紀也

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　又是歲興平二年也

潘眉曰二年當爲元年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劉繇與孫策戰繇軍敗績孫策遂據江東考是年策以朱治爲吳郡太守治在郡三十一年黃武三年卒若興平二年至黃武三年止得三十年不得三十一年故當以元年爲確　策渡江在初平四年明年興平元年見魏武紀

注　策引白刃斫席　又　虎衆以其死也甚懼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白刃作白削宋本以作聞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

何焯曰策前此猶爲術部曲自絶術乃正名漢藩得以自立矣後曹公亦以策絶術授討逆之號

注　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

陳景雲曰振旅句絶於字疑然字之誤後漢書袁術傳載此書作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章懷注謂袁紹爲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蓋與術書不可顯斥其兄故微其詞耳

又　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

殿本考證云毛本自與作自典

注　遣議郎王輔　又　聞其言以爲不然

殿本考證云宋本王輔作王誧下同間上有始字

又陰襲圖策又仰榮寵顧

殿本考證云疑作陰圖襲策寵顧宋本作顧寵

注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

盧明楷曰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不聞有狼則此虎卽表從子也狼字當是衍文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娶賁女

殿本考證云章當作彰卽鄢陵侯也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

按魏志荀彧傳注亦有嚴象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作嚴众众卽衆字蓋宋本作嚴衆今本或訛衆爲象耳

注名爲仙人鏵

殿本考證云一本作仙人鐮

至夜卒

潘眉曰班史宗室例書薨陳志於討逆傳書卒於吳主傳及周瑜程普等傳又書策薨體例未能畫一亦是一病

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

殿本考證云宋本推几作椎几須臾作其夜

孫權傳

權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

潘眉曰廬陵下似脫廬江一郡

使丞之郡

潘眉曰時以顧雍爲會稽郡丞

建安八年權使呂範平鄱陽會稽

胡三省曰呂範傳止云鄱陽孫權傳則有會稽二字以地理考之會稽二字衍

程普討樂安

洪亮吉曰鄱陽郡樂安縣漢末置樂平縣吳改今名　顧祖禹曰樂安舊城在饒州府德興縣東百五十里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錢大昕曰晉志無上饒及建平縣宋志鄱陽郡有上饒縣吳置　洪亮吉曰建平縣漢建安十年吳分上饒初屬豫章十五年移屬鄱陽

十三年分歙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注　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甯

錢大昕曰太平寰宇記吳避孫休名改休陽爲海陽晉平吳

改爲海甯吳錄考之未詳也犂陽賀齊傳作黎陽

時甘甯在江陵爲仁黨所圍

殿本考證云宋本江陵作夷陵

權自率衆圍合肥又權攻城踰月不能下又曹公自荊州還遣張憙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按魏志魏武紀建武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憙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與此所云不合然歷考諸將傳皆赤壁在先合肥在後似以吳志爲是

十五年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錢大昕曰是時長沙爲劉備所據建安十九年權始得長沙三郡漢昌仍入長沙不別立郡矣宋志長沙郡有吳昌侯國

後漢書曰漢昌吳更名考兩漢志無漢昌縣葢漢末所立也
胡三省曰隋廢吳昌入羅縣唐武德八年又省羅縣入湘陰
則知吳立漢昌郡在唐岳州湘陰縣界矣水經注江水左逕
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　錢大昭曰周憬碑
陰有長沙漢昌巻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
靈時置至是又爲郡也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
沈欽韓曰元和郡縣志云秣陵故縣在潤州上元縣東南四
里按州郡志秣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郵是也晉安
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
防參軍縣移治其處李吉甫所指乃晉世所移者耳　顧祖
禹曰秣陵城在江甯東南五十里　潘眉曰本傳云五年屯

吳至是云從治秣陵似從吳徙秣陵矣王伯厚地理通釋云建安十三年鎮丹徒築城縣十六年徙治秣陵是也周瑜魯肅呂範傳並云備詣京見權是年爲十三年又考胡綜傳云權爲車騎將軍都京是權實鎮丹徒此從治秣陵乃從京口徙秣陵也　吳鳴鈞曰或據孫韶傳孫河爲將軍屯京城河子韶繕治京城權甚器之以爲鎮丹徒築京城者孫河父子非吳主也不知孫河與孫翊同時被害權定丹陽過京城甚器孫韶尙在建安九年至十三年權則自鎮丹徒更脩築京城與孫河父子治京城相去已四年矣先主傳亦云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然則住京城屢有明證本傳失載史官之失也　王鳴盛曰策初謂瑜欲以衆取吳會又瑜自居巢還吳策親自迎瑜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吳即今蘇州府治葢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强漢魏時猶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孫策傳言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治山陰吳郡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則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即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孫權傳亦云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自此以下屯吳凡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亦云紘建計宜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後居建業者又十年得荆州之後又徙武昌至黃龍元年乃仍還建業惟中間曾居京口兩年後始徙治秣陵僅見唐許嵩建康實錄所引地志耳

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沈欽韓曰元和郡縣志云石頭城在縣西四里楚之金陵城也丹陽記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中始加磚累石因山爲城元和郡縣志又云建康故城在上元縣南三里建安中改秣陵爲建業晉復爲秣陵武帝又分秣陵水北爲建業避愍帝諱改名建康

十九年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

錢大昕曰此又一董和非蜀之董和也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庱亭馬爲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王鳴盛曰庾信哀江南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庱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關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盡下有生字

注曹公因以爲掾等遣南還

殿本考證云宋本南還作還南

二十五年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

李淸植曰於丕書嗣王書稱尊號明其爲漢之王而僭稱尊也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卽此亦見書法之不苟也

注魏啟曰

殿本考證云魏啟疑作魏畧

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

杭世駿曰水經注云孫權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

治於袁山東又立爲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

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

潘眉曰貞邢貞

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又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錢大昭曰此九錫文與權授公孫淵九錫同若魏晉九錫皆云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虎賁之士三百人

遣都尉趙咨使魏注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

按魏志司馬朗傳有趙咨亦字德度河內温人此別是一人也又按下節注亦引吳書曰則此書下當脫曰字

注少總經藝

殿本考證云宋本總作綜

自正月至閏月

潘眉曰是年閏六月

注又以素書所作典論

潘眉曰許愼解絲白緻繒也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輕下筆

卽此素字

又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殿本考證云宋本轉是作轉足

魏欲遣侍中辛毗

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是也

注背棄天地又狃挾累世又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

殿本考證云宋本地作施挾作快以爲上有臣字

注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又惟恐赤心不能暢達

殿本考證云篤疑當作督册府元龜不能作不克

又

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李龍官曰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眞則此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同惟冊府元龜作無異心是也

黃武二年改四分用乾象歷

潛眉曰宋書歷志云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法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大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歷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故孫吳用乾象歷至於吳亡

注 土盛於戌而以未祀

殿本考證云宋本未祀作未祖

劉備甍於白帝

鄭蘇年師曰後漢書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但用帶敘之筆未必非承祚微旨所在或謂因春秋赴告則書之列不以此爲重輕恐未必然

注

乃引刀自刺

殿本考證云太平御覽自刺下多中乳房三字

魏以爲蘄春太守

錢大昕曰宋書州郡志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據此志則蘄春郡蓋魏所置而吳因之耳宋志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尋陽屬武昌改蘄春之安豐爲高陵及邾縣皆屬武昌然則吳之蘄春郡領蘄春尋陽安豐邾四縣也　洪亮吉曰吳志建安十八年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

江西遂虛蘄春之名始見於此是吳於此年前分廬江立此郡也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殿本考證云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　李清植曰後主傳云遣尙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爲尙書此作中郎將蓋吳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三年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按此魏文第一次臨江是黃武三年九月事至四年冬復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此見吳錄裴注已引之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

錢大昭曰自孫邵至濮陽興皆爲丞相至寶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始分爲兩丞相矣

注勸子弟廢田業絶治産

殿本考證云宋本勸作勅

五年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

錢大昕曰水經注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縣沈約州郡志亦云黃武四年以富春爲東安郡與此相差一歲蓋分郡之議在四年而全琮爲守在五年也郡治富春縣其九縣無考太平寰宇記建德桐廬二縣俱黃武四年分富春置當是東安屬縣也　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是脫文

忠讜之言不能極陳

錢大昭曰不能疑是不敢玩下文可見

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按士燮傳分合浦以北爲廣州交阯以南爲交州呂岱傳海南三郡爲交州海西四郡爲廣州

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殿本考證云琮當作綜

二年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

亶洲當即後漢書東夷列傳之澶洲蓋澶亶古同字也韓愈送鄭尚書序夷亶之州作亶不从水旁

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

按東縣當作東冶

三年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

錢大昕曰宋書州郡志臨海郡有始豐縣吳主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卽此志所云南始平也宋書符瑞志作臨南平始誤倒海本屬會稽東郡 元和郡縣志南始平吳分章安立

權乃參分天下

潘眉曰參分者參酌以分天下與世所稱三分異蜀志謂之交分天下也自是以後蜀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吳亦解步隲冀州牧職又解朱然兗州牧職以冀兗在蜀分界故也其實魯梁冀兗當時皆是魏地也

嘉禾元年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

殿本考證云通鑑閬中令作郎中令 按遼東無閬中公孫

淵傳注作郎中令

注 羣臣以權末郊祀奏議

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闕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 復書曰 又 故國之於郤命便事天 又 庶無罪悔

殿本考證云書當作奏宋本便作使監本罪悔誤作罪侮今據詩改正

注 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

潘眉曰郡國志幽州郡國十一青州郡國六并之計十七郡幽州涿郡七縣廣陽郡五縣代郡十一縣上谷郡八縣漁陽

郡九縣右北平郡四縣遼西郡五縣遼東郡十一縣元菟郡六縣樂浪郡十八縣遼東屬國六縣青州濟南郡十縣平原郡九縣樂安國九縣北海國十八縣東萊郡十三縣齊國六縣共得一百五十五縣此注云七十縣多寡不符疑七十上脫百字建安末頗有分立縣合之當得百七十縣耳

又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

潘眉曰此九錫文只有八錫當是古本相沿脫去一行耳君運其才畧四句下當云是以錫君納陛以登再加四句然後接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然安知非五句連屬而吾以爲脫在羣善必舉之下是用錫君虎賁之上者以魏武九錫文云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

陛以登吳主九錫文云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晉文九錫文云君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宋武九錫文云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皐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齊高九錫文云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梁武九錫文云公揚淸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陳武九錫文云以公抑揚淸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合諸文觀之則此任賢舉善云云其爲錫納陛之辭無疑也納陛者孟康曰納內也鑿殿基際爲陛使不露也

注奉聞之到還

殿本考證云宋本到還作倒還

三年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

潘眉曰沔口初屬魏文聘爲江夏太守鎭焉通典云靑龍後屬吳時嘉禾三年魏靑龍二年也

九月朔隕霜殺穀

晉書五行志下云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書九月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

四年秋九月有雹

晉書五行志下云吳孫權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

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按步隲傳云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疏云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趣欲陷人無罪無辜横受大刑

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

陳浩曰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陳景雲曰札字當作礼礼與禮古今字耳

又與雲詩詞往反

殿本考證云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

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

洪亮吉曰臨賀郡吳黃武五年分蒼梧置

三年春正月詔曰

殿本考證云宋本正月作二月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

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盧明楷曰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爲是蓋禮之於札爲傳寫而互異也

又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

殿本考證云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襄陽

五年春正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又七月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

藝文類聚卷五十一封爵部引吳胡綜請立諸王表云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藩國朝外鎭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陛下踐祚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具陳足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戛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

開國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臣
祐許天下幸甚按胡綜表中有踐祚十二載之語則當在赤
烏三年上距黃龍元年權稱尊號實十二載也葢胡綜表不
見納故是年有司復有此奏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又人言若不可信

李龍官曰監本護作獲按文義當作護卽指上多作舟船繕
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爲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

殿本已改正　殿本考證云宋本若作苦

注何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

殿本考證云宋本作何權在苑中

八年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王鳴盛曰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鎭江府

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時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即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斬絶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即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斬絶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也

九年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鎮南呂岱爲上將軍

錢大昕曰驃騎車騎鎭南下皆當有將軍二字又三嗣主傳太平元年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鎭南朱異永安七年鎭軍陸抗撫軍步協亦皆應加將軍二字以符史例

十一年二月地仍震

錢大昕曰晉志是年二月白虹貫日

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按仁疑當作見恐因注中有白虎仁字而誤

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晉書五行志中云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

太元元年

藝文類聚卷九十九祥瑞部引吳歷云吳王爲神王表立廟

蒼龍門外有兩足烏銜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

意乃改赤烏爲太元

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錢大昕曰晉志有臨海郡無羅陽縣晉明帝太甯元年分臨

海爲永嘉郡宋書永嘉所屬有安固縣云吳立曰羅陽孫皓

改安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考三嗣主傳太平二年分會

稽東部爲臨海郡吳大帝時尚未有此郡蓋追書之耳

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

南門飛落

侯康曰晉書五行志上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

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
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此
其應矣

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

侯康曰宋書禮志一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
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
是也又禮志三何承天曰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
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案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
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
堅配天也

二年夏四月權薨秋七月葬蔣陵

藝文類聚卷七山部引山謙之丹陽記云京師南北並有連

嶺而蔣山獨隆崫㠖異其形象龍實揚都之鎮也孫權葬山南因山爲名號曰蔣陵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

王鳴盛曰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黄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强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絶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史評以勾踐相比非虛語也

三國志考證卷二十六終